

莊勇

聖誕節後感想



今年的平安夜和聖誕佳節已告一段落，但是聖誕季節尚要等到元旦過完後才算是正式結束。一談到聖誕節，大家都知道這不單只是一個宗教節日，更是一個普天同慶的親人大團圓的傳統習俗。

每年一踏入12月，世界各地都充滿聖誕氣氛；但菲律賓更是與眾不同，她擁有全球最長的聖誕季，每年9月就啟動倒計時，各大街小巷的大小商店，紛紛播放優美動聽的聖誕歌曲。

在這裡，每年9月到12月的這四個月，被統稱為「聖誕季」，亦即Christmas Season，更為人所知的則是Ber Months。這種將節日提前的習俗，構成了菲律賓獨有的文化景觀，並顯示菲律賓人對聖誕節的超級重視。作為亞洲唯一的天主教（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國家，聖誕節不僅是宗教節日，更是家庭團聚的核心時刻。

這種特殊現象本來是一種傳播福音和鞏固信仰的大好機會，我們可以藉著與家人和親人團聚，向尚未信教的家庭成員或親戚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和救贖工作，讓他們也能接受主耶穌作為個人救主；如果大家都是信徒，大家也可以通過團聚的機會集體靈修，分享各自的屬靈經歷，使我們對教義有更深入的了解，靈命亦能更加豐富。聖誕節期間前往教堂參加崇拜，亦能幫助我們更加明白白神的話語，讓我們進一步活出基督生命的見證。

如此一來，大家都能遵行神的旨意，並做做基督的博愛精神。如果大家好好利用聖誕節來廣傳福音，讓接受耶穌的人越來越多，甚至是所有人都成為信徒，並且都以實際行動活出基督的生命，那麼這個國家的前

途將會是盡善盡美，政府機構中將再也沒有貪官污吏，社會上的罪案也將銷聲匿跡。

可惜的是，我們每年歡度聖誕節，屬物質的成分卻多於屬靈，大家所注重的並非聖誕節的真諦，而是公司開派對、親朋好友聚會、家族聚餐、交換禮物.....所有吃喝玩樂的日程表排得滿滿。儘管聖誕節前有多達9場的午夜彌撒（Simbang Gabi），但不少人不是睡過頭未能參加，就是人在教堂裡卻心不在焉。

不少人前往參加午夜彌撒，並不是要紀念基督的降生或者敬拜神，而是形式上聽聽牧師講道，或者是祈求神讓自己在新的一年能夠碰到好運，升職發財，事事順心。就跟許多民間信仰式的所謂佛教徒一樣，不少世俗化的基督徒，也是注重物質上的賞賜，對教義毫無興趣。像每年的黑耶穌巡遊活動，之所以有這麼多信徒參加，他們只是認為觸摸神像，能讓百病獲得神跡般治癒，人生運途將獲180度轉變。

所以，不少民眾在聖誕節期間十分虔誠，但是節日一結束，他們也一切「恢復正常」，照樣去偷去搶，晚上不是去賭博，就是花天酒地。貪官污吏也都照舊吞私吞民脂民膏和國家公款，把大眾的利益和國家的未來拋諸腦後。奉公守法者則仍舊為了學業或者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鹽而奔波忙碌，很少會繼續親近神。

我們的國家有著全世界最濃厚的傳統聖誕氣氛，卻很少人真正去深入瞭解聖誕節的真諦和屬靈意義，很是令人歎息。希望教會能夠正視這一點，每年聖誕季節加強對教義的傳播，並好好通過午夜彌撒來造就信徒；讓我們攜手共進，加強每年聖誕節的宗教內容，撒播基督教精神的消息。

12/25/25（四）

蘇麗莎

悲慟時的慰藉



1月25日，我與3位教友一起去「鮮友」吃大餐，4人相談甚歡，回家後，我洗了澡正想打開電視看新聞節目，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傳來，外面有人叫我的名字，並說有急事要找我，我打開門一看，外面站著派出所的警察，警察神情凝重地說，我的獨子開一輛電動車，載著另外4人在楊梅交流道休息站自撞分隔島，車子瞬間起火燃燒，駕駛當場死亡，車上另外四名乘客傷勢嚴重，經了解是，車上乘客分別為我的媳婦、兩名孫子及小孫女，大孫子及孫女送往醫院後急救無效，相繼離世，媳婦重度灼傷，生命垂危，二孫子內臟撞傷，加上二度灼傷，情況也不太樂觀。

家庭突然遭受重大變故，有如青天霹靂，椎心泣血，悲痛萬分，白髮人送黑髮人

之痛是非筆墨可以形容，我徬徨無助，萬念俱灰，幸虧獲得聖母車姐妹們精神上的慰藉與祈禱，她們為亡者以及傷者奉獻彌撒，請求上主接納亡者早日歸向天鄉，永享安樂，傷者早日治癒，藉此，她們撫慰我心靈的創傷，她們日夜輪流陪伴我，帶著愛與耐心聆請聽我訴說心中的痛，讓我感受到被人關心的溫暖，她們引用聖經上的慰藉話語，幫助我在信仰中找到希望，同時，她們也提供實際幫忙，協助與教堂聯繫為亡者舉行殯葬彌撒，以及提供一些喪葬事宜方面的建議，她們更以信仰的角度提醒我生命的延續性和亡者在天主懷抱中得以安息，這給我帶來一絲平靜與希望，這些真誠的慰藉來自於她們對天主的深厚信仰，也來自於對於人間苦難的關懷與愛，這樣的陪伴對於正在經歷傷心刺痛的我而言是非常寶貴的支持與力量，感謝天主。

王強

潮汐信約：海外華裔尋根之旅與海洋文化的韌性傳承



引言——信約的序章

午後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陽光穿過木麻黃細密的針葉，在石板路上灑落斑駁光影。幾位來自馬尼拉的華裔青年靜佇佇立，專注聆聽講解員以略帶閩南腔調的英語，娓娓道來《針路簿》中星辰運行與潮汐節律交織而成的航海智慧。

這一場景，令人不禁聯想到琉球文獻所記載的「閩之婆心人」——那些急切向後輩傳授星象、信風與航路經驗的老航海家。他們的迫切，並非出於技術本身的珍稀，而源於一種更為深刻的文明共識：一旦知識斷裂，航路便會迷失於無垠大海，文明亦可能如斷線風箏般失去牽引，隨風飄零。

一、潮汐信仰：

玻璃展櫃之外的活態哲學

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隊」抵達泉州。總協調人杜·迪安博士指出，文化遺產不僅體現在可見的器物與建築之中，更深植於支撐其延續的信仰結構與價值體系。泉州所呈現的，並非一組孤立的歷史遺址，而是一張由寺廟、橋樑、港口與社區交織而成的複合文明網絡。

航海日誌中「十船出、一船回」的記載，如同一面冷峻的歷史之鏡，映照出沿海家族對出海者的深切祈盼，也折射出舵歌在風浪中低吟的集體哀愁。這並非僅止於過往的歷史殘影，而是一種在高度不確定的海洋世界中孕育出的生存「信約」——一種在無常之中仍選擇堅守的存在哲學。

這份信約從不靜置於玻璃展櫃之中，

二、尋根作為文化轉譯：

身分的潮汐性

「樹有根，水有源，人有祖。」然而，對第三、第四代海外華裔而言，祖籍地往往是一種「熟悉而陌生」的存在——它是耳邊反覆出現的方言地名，是節慶餐桌上的味覺記憶，是家族相冊中模糊的舊影，卻長期缺席於可被親身觸及的現實經驗之中。來自吉隆坡的親少年小陳，在迎春荔枝展板前想起祖母多年的叮嚀：「故鄉荔枝核細如綠豆。」當他第一次在岾山腳下品嚐到真正的原鄉果實時，淚水不自覺地湧出。他在隨行筆記中寫道：「甜味總會消散，但知道這份甜從何處生根，讓我明白自己是誰。」

正是這種感官層面的深度貫通，使尋根之旅超越了地理意義上的「回返」，進入一場細膩而複雜的文化心理轉譯過程。青年們透過味覺的喚醒、觸覺的確認與步履的丈量，將抽象的族群符號轉化為可感、可記憶的歷史經驗。他們既是返鄉者，也是文化譯者，將祖輩零散的記憶碎片，重新編碼為當代可理解、可傳播的文化語言。

因此，他們的身分呈現出鮮明的「潮汐性」：在東南亞語境中，他們被界定

楊景濤

時光在母親的髮間跳舞



晨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灑在床上，屋裡安靜得只能聽到時鐘滴答的聲音。母親坐在鏡子前，慢慢地梳著她那一頭已經花白的頭髮。我站在門口，看著她的背影，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說的感慨。

曾幾何時，母親的頭髮如墨般烏黑，那時的她總是精力充沛。她每天清晨早早起床，為我們準備豐盛的早餐，帶著我們去上學，回家後還要操持家務。彷彿永遠不會疲倦，不會衰老。然而，如今她的頭髮已變得稀疏而灰白，那一根根白髮，像是歲月在她頭上烙下的印記。

我走上前，輕輕接過她手中的梳子，替她梳理著那頭白髮。母親抬起頭，看著鏡中的我，微微一笑，眼中帶著溫柔 and 慈愛。她的笑容依然那麼熟悉，但我發現，她的眼角多了幾道細細的皺紋。那些皺紋彷彿在講述著她經歷的每一個風霜雪雨，每一個操勞的夜晚，每一滴為我們付出的心血。

「媽，您的頭髮怎麼變得這麼白了？」我忍不住問道。母親笑了笑，輕聲說道：「頭髮白了沒什麼，重要的是心態要年輕。」

我低下頭，看著她那雙粗糙的手，感受到她每一個字背後藏著的堅強與從容。可是，我的心裡卻感到一陣酸楚。時間真的過得太快了，彷彿還在昨天，我還是個需要母親抱在懷裡哄睡的小孩子；彷彿還在昨天，母親的手是那麼柔軟溫暖，能夠輕易地把我抱得緊緊的。然而，現在我發現，她的手掌佈滿了老繭，骨節也比從前粗大了許多。

「你在想什麼？」母親溫柔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我抬起頭，勉強擠出一個笑容，說道：「沒什麼，只是在想，時間過得真快。」

母親點點頭，望向窗外，似乎也陷入了某種回憶。她輕聲說：「是啊，時間不饒人，轉眼你都長大了。」

我突然意識到，母親不再年輕了，她的背有些駝，她的步伐不再輕快，她的笑容也不再像以前那樣燦爛。

但她依然是我最愛的母親，無論她變老到什麼樣子。

有時，我會在深夜躺在床上，聽著窗外的風聲，腦海中浮現出母親的身影。想到她為我操勞的一生，心中不禁感到一陣陣的酸楚。

母親總是那樣不辭辛勞地為我們付出，卻從不抱怨。她總是把最好的留給我們，把所有的困難和辛勞都默默地扛在肩上。記得有一次，母親因為感冒高燒不退，我陪她去醫院。醫生說她的身體狀況已不如從前，需要更多的休息。我看著她那因疲憊而憔悴的臉龐，心中感到無比愧疚。

意識到，我真的很少有機會停下來，認真地去看一看母親，去陪伴她。我在外

忙碌，追求自己的理想，卻忘了母親也需要陪伴和關心。

回家後，我決定多花一些時間陪在她身邊。每天早上，我會早早起床，為她準備早餐；晚上，我會陪她散步，聽她講述年輕時的故事。那些她經歷過的風雨，她對生活的感悟，都讓我感到無比珍貴。母親的聲音依舊溫柔，她講述的每一個故事都像一幅畫，描繪著她的人生軌跡。

有一次，我和母親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看著夕陽西下。她望著遠方，眼神中帶著一絲沉思。我忍不住問她：「媽，您有沒有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母親笑了笑，輕輕搖頭：「時間本就是這樣，不會因為我們的捨而停留。重要的是，我們要學會珍惜眼前的每一個瞬間。」

我點點頭，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感動。是啊，時間不會停下腳步，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去面對它，如何去珍惜那些與家人相處的時光。我握緊母親的手，感受到她手掌的溫度，那是一種熟悉而溫暖的感覺。我想，無論歲月如何流轉，這份母子之間的親情和愛都不會改變。

母親依舊每天早晨起來為我準備早餐，雖然她的動作不如從前那樣利索，但她依舊笑容滿面，彷彿沒有什麼能讓她感到疲憊。我時常看到她站在窗前，望著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彷彿在思考著什麼。我知道，母親的內心依然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和希望。我意識到，我能做的，是讓母親的晚年生活更有意義，讓她感受到更多的關懷和溫暖。我開始陪她學新的事物，我們一起去上插花課，一起去公園裡拍照，一起學習如何使用智能手機。母親的笑容變得越來越多，她的眼神也重新閃爍起了光彩。我發現，變老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變老的過程中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和追求。

母親常說，年紀大了，看東西的角度也不同了。年輕時追求的那些東西，回頭看都不算什麼。她笑著說：「人老了，反而能更簡單地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只要心還年輕，就不怕變老。」

我明白了，變老是另一種生活的開始。母親在變老的過程中依然保有一顆年輕的心，她教會了我如何去面對時間的流逝，如何去珍惜每一個與家人相伴的時刻。

我感受到，真正的孝道，不僅僅是對母親的照顧，更是一種在生活中彼此支持和陪伴的力量。

時間還在走，母親的頭髮也許會更加花白，但她的微笑、她的堅強和她對生活的熱愛，依然深深刻在我的心中。她的變老，是一種對歲月的坦然接受，是一種對生活的從容面對。

而我，願意陪她一起走過每一個四季，感受每一份平凡中的幸福。在母親的身上，我學會了接受，學會了感恩，也學會了愛。

只要我們心中有愛、有希望，變老也會是一種美麗的經歷。

信網絡，持續擴展合作空間。今日，這一思維轉化為青年世代的跨國社群與跨文化資本。

其二，流動性認同。身分在不同語境中的流轉，非但未削弱自我認同，反而使其在比較與調適中愈發豐富而立體。

其三，信約體系。在現代法律尚未完備的時代，商幫以信義維繫網絡運作。這種柔性契約，至今仍構成全球華商社會資本的重要基礎。

五、結語——根，作為未來的羅盤

一位香港大學生在參訪後寫道：「根不是終點，而是一枚羅盤。它不指向具體港灣，卻賦予人方向與定力。」

蔡國強的火藥壁畫《同文、同種、同根生》以古榕為象徵：氣根垂落，獨木成林，隱喻著「海洋中國」的生命邏輯——離散族群在異地扎根生長，而根脈則因文化洋流與情感信約而彼此相連。

當青年站在泉州的世界遺產現場，他們眼中閃爍的，不僅是對歷史的好奇，更是一種參與其中、續寫其意義的渴望。他們所繼承的，是一份跨越八百年的文化契約，其密碼潛藏於潮汐歌謠、僑批暗語與媽祖廟筭杯的紋路之中，等待新一代以數位媒介或心靈經驗，重新編譯屬於當下的「針路簿」。

博物館的使命，正是在此過程中成為文明對話的港口與錨地：不設終點，只提供航圖；不築邊界，而編織網絡；不輸出唯一答案，而守護持續求知的可能。作為文明交流互鑑的重要窗口，博物館珍藏多樣的文化成果，講述不同文明彼此照亮的歷史。它靜靜佇立，回望來路、面向未來，溝通世界、延續文明。當人們在此相遇、共創，他們便成為流動時代最堅韌的注腳，也是一條通向未來的恆久航道。